

資治通鑑考異

一  
函  
十  
五  
冊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五

端殿學士蔣翰侍讀學士中矣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司馬光奉

勅編集

長沙胡元常彝甫審校

唐紀七

至德元載七月庚午上皇至巴西

肅宗實錄作辛未今從玄宗實錄次柳氏舊聞上始入斜谷天  
尚早煙霧甚昧知頓使給事中韋綽於墅中得新熟酒一壺跪  
獻于馬首者數四上不爲之舉綽懼乃注於他器自引滿於前  
上曰卿以我爲疑也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  
以爲戒迨今四十年矣未嘗甘酒味指力士近臣曰此皆知之  
非給卿也從者聞之無不感悅幸蜀記上皇在巴西郡宰臣請

高力士奏蜀中氣候溫瘴宜數進酒上皇令高力士宣旨曰朕本嗜酒斷之已久終不再飲深愧卿等意也力士因說上皇開元四年因醉怒殺一人明日都不記得猶召之左右具奏上愴然不言乃賜御庫絹五百匹用給喪事更令力士就宅宣旨致祭從茲斷酒雖下藥亦不輒飲按玄宗荒于聲色幾喪天下斷酒小善夫何足言今不取

遣使召李泌謁見於靈武

舊傳云謁見於彭原今從泌子繁所爲鄴侯家傳云卽位八九日矣

欲以泌爲右相固辭

舊傳泌稱山人固辭官秩特

胡本特作得

以散官寵之

胡本之下有得當特四字

乃胡三省注文也

解褐拜銀青光祿大夫俾掌樞務鄴侯家傳曰初欲

拜爲右相恐戎事固辭爵願以客從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以屈其志上無以逼今從之

同羅突厥逃歸朔方

肅宗實錄忽聞同羅突厥背祿山走投朔方與六州羣

羣原誤郡

胡

共圖河朔諸將皆恐上曰因之招諭當益我軍威上使宣慰果降者過半舊崔光遠傳云同羅背祿山以廐馬二千出至滄水孫孝哲安神威從而召之不得神威憂死陳翊汾陽王家傳云

胡本云下有安字

祿山多譎詐更謀河曲熟蕃以爲己屬使蕃將阿史

那從禮領同羅突厥五千騎僞稱叛乃投朔方出塞門說九姓府六胡州悉已來矣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蟻聚於經略軍北按同羅叛賊則當西出豈得復至滄水此舊傳誤也若祿山使從禮僞叛則孝哲何故召之神威何爲怖死又必須先送降款

於肅宗如此則諸將當喜而不恐賊之陰計豈徒取河曲熟蕃也蓋同羅等久客思歸故叛祿山欲乘世亂結諸胡據邊地耳肅宗錄所謂共圖河朔者欲據河朔西方兩道猶言河隴也肅宗從而招之必有降者若云胡本云作又太半則似太多今參取諸書可信者存之

### 崔光遠至靈武以爲御史大夫

天寶亂離記祿山以張通儒爲西京畱守通儒素憚侍中苗公晉卿內史崔公光遠二人並僞於通儒處請復胡本復作分本職通

儒許之由是微申存撫兩街百姓長安稍見寧帖密宣喻人主倉惶西幸之意老幼對泣悲不自勝皆感恩旨苗公乘驢間道赴蜀奔駕光遠亦潛去焉通儒素憚兩公名德內特寬之按舊苗晉卿傳潛遁山谷南投金州未嘗受賊官今不取

上命河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

段秀實別傳曰詔嗣業將安西五萬眾赴行在今從舊傳

今狐潮圍雍丘張巡大破之

張中丞傳自三月二日潮至雍丘城下攻守六十餘日潮大敗

而走然

胡本無然字

則於時已五月初矣又云未幾潮又帥眾來攻

謂巡曰本朝危蹙兵不出關則是潼關未破也又巡答潮書主

上緣哥舒被魴幸于西蜀孝義皇帝收河隴之馬取太原之甲

蕃漢雲集不減四十萬眾前月二十七日已到土門蜀漢之兵

吳楚驍勇循江而下永王申王部統已到申息之南門竊料胡

虜遊魂終不臘矣則是七月十五日丁卯以後也其曰前月二

十七日兵到土門蓋圍城中傳聞之誤也又云相守四十餘日

潮收兵入陳畱不敢出其下乃云五月魯晁敗於葉六月哥舒

翰敗於潼關上皇幸蜀皇帝北巡靈武六月九日賊將瞿伯下

據圍

胡本圖作圍

城十二日賊屯白沙渦十四日夜巡襲破之七月

十三

胡本三作二

日潮白玉至雍丘又破之其日月前後差舛不可

考按

胡本無按字

蓋李翰亦得於傳聞不能精審今但置關破以前

事於五月關破以後事於七月耳

烏承恩承玘之族兄

韓愈烏氏先廟碑云承恩承洽之兄今從新傳

八月壬午朔郭子儀李光弼並同平章事

肅宗實錄八月壬午子儀光弼皆於常山郡嘉山大破賊子儀

等俱奉詔領士馬五萬至自河北以子儀爲某官光弼爲某官

汾陽家傳六月八日破史思明於嘉山之下公謂光弼曰賊散

矣其餘幾何可長驅而南以定天下其月發恆陽至常山中使

邢延恩至奉詔取河北路席卷而南會哥舒翰敗績玄宗幸蜀  
肅宗如朔方公聞之獨搃精兵五萬奔肅宗行在玄宗有詔以  
肅宗嗣皇帝位肅宗奉誥歔哀不自勝公諫云云跪上天子  
璽以七月十三日卽皇帝位二十七日制可武部尚書平章事  
幸蜀記六月十一日玄宗追郭子儀赴京李光弼守太原河洛  
春秋六月二十五日大破賊於嘉山二十六日覆陳二十七日  
有詔至恆陽云潼關失守駕幸劔南儲君又往靈武由是拔軍  
入井陘口邠志六月八日敗史思明于嘉山會潼關失守二公  
班師唐厯七月二十八日子儀光弼並加平章事又詔子儀收  
軍赴朔方光弼赴太原河洛春秋又云光弼至太原殺王承恩  
固守晉陽舊紀與實錄同子儀傳七月肅宗卽位以賊據兩京  
方謀收復詔子儀班師八月子儀與光弼帥步騎五萬至自河

北光弼傳肅宗理兵於靈武遣中使劉智達追光弼子儀赴行

在又云以景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玄宗實錄六月壬午光

弼子儀破史思明於嘉山舊紀

紀原誤殺

六月癸未朔庚寅哥舒翰

敗於靈寶其日光弼破

胡本破下有史字

思明於嘉山子儀光弼傳皆

云六月無日諸書言李郭事不同如此按歲朔厯六月癸未朔

與舊紀同玄宗實錄云壬午誤也肅宗實錄八月壬午朔日也

子儀光弼皆於嘉山大破賊領士馬至自河北以爲某官某官

蓋壬午乃拜官日因言已前事耳汾陽家傳邠志皆云六月八

日破思明與舊紀同家傳云勸肅宗卽位上璽則恐不然哥舒

翰以六月八日敗亦須旬日方傳至河北肅宗七月十二

胡本作

三日卽位若六月二十七日班師七月十二

胡本二作三

日豈能便

達靈武也河洛春秋二十五日破賊與諸書皆不合恐太後也

今据舊玄宗紀汾陽家傳邵志唐厯皆云六月八日破史思明  
宜可從幸蜀記十一日玄宗召子儀光弼事或如此但二傳皆  
云肅宗召之恐是二人在河北聞潼關不守已收軍赴難在道  
遇肅宗中使遂趨靈武今從舊傳唐厯拜相在七月二十八日  
汾陽家傳二十七日肅宗實錄八月一日三書皆不相遠子儀  
傳云八月雖無日與實錄亦略相應今從實錄据舊傳光弼亦  
曾到靈武疑朔未光靈從肅宗故光弼但領河北兵赴太原耳  
河洛春秋月日尤疎所云殷王承恩固守晉陽必誤也

癸未上皇下制赦天下

玄宗實錄舊紀皆云八月癸未朔肅宗實錄唐厯舊紀長厯皆

云壬午朔今從之

胡三省曰是時上皇尚未知太子卽位於靈武

癸巳靈武使者至蜀

肅宗實錄癸未上奉表至蜀立宗實錄八月癸未朔赦天下時  
皇太子已至靈武七月甲子卽位道路險澁表疏未達及下是  
詔數日北使方至具陳羣臣懇請太子辭避之旨辛卯下詔稱  
太上皇庚子遣韋見素等奉冊今從舊紀唐厯

九月上欲以建寧王倓爲元帥李泌諫乃以廣平王俶爲之

鄴侯家傳曰以李光弼爲元帥左廂兵馬使出井陘以攻常山  
圍范陽郭子儀爲右廂兵馬使帥眾南取馮翊河東按汾陽家  
傳時郭子儀方北討同羅未向河東也鄴侯家傳又曰上召光  
弼子儀議征討計二人有遷延之言上大怒作色叱之二人皆  
仆地不畢詞而罷上告公曰二將自偏裨一年遇國家有難朕  
又卽位於此遂至三公將相看已有驕色商議征討欲遷延適  
來叱之皆倒方圖尅復而將已驕朕深憂之朕今委先生戎事

府中議事宜

胡本宜作因

示以威令使其知懼對曰陛下必欲使長

臣二人未見廣平伏望令王亦暫至府二人至時寒臣與飲酒  
二人必請謁王臣因爲酒令約不起王至但談笑其臣同慰安  
酒散乃諭其修謁於元帥則二人見元帥以帝子之尊俯從臣  
酒令可以知陛下方寵任臣軍中之令必行他時或失律能死  
之也上稱善又奏曰伏望言於廣平知是聖意欲李郭之畏  
臣非臣敢恃恩然也上曰廣平於卿豈有形迹對曰帝子國儲  
以陛下故親臣臣何人敢不懼明日將曉王亦至及李郭至具  
軍容修敬乃坐飲二人因言未見元帥乃使報王王將至執蓋  
爲令並不得起及王至先公曰適有令許二相公不起王曰寡  
人不敢遽就座飲李郭失色談笑皆歡先公云二人起謝廣平  
曰先生能爲二相公如此復何憂寡人亦盡力今者同心成宗

社大計以副聖意既出李謂郭曰適來飲令非行軍意皆上旨也欲令吾徒稟令耳按肅宗溫仁二公沈勇必無面叱仆地之事今不取

阿史那從禮誘諸胡數萬將寇朔方命郭子儀討之

汾陽家傳云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今從舊子儀傳汾陽家傳又云九月十九日駕欲幸彭原命公赴天德軍伐叛蕃按實錄戊辰行幸彭原戊辰十七日也汾陽傳誤

南詔陷越巂

唐厯是月吐蕃陷巂州新傳是歲閣羅鳳乘釁取巂州會同軍云云蓋二國兵共陷巂州也

十月第五琦請市輕貨令漢中王瑀陸運以助軍

鄴侯家傳云薦元載令於鄆鄉鄆鄉原誤鄉下同縣置院以督運按載傳

是時在蘇州及洪州未嘗在鄖鄉今不取

賀蘭進明短房瑄上由是疎之

唐厯上以房瑄有重名虛已以待之禮遇加等瑄推誠謇諤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其所引進皆一時名士其嫉惡太甚雖有宰相望其於彌綸天下非所長也後頗以直忤旨上以名高隱忍漸不能容矣瑄遂請兵爲元帥許之今從實錄元常按今本胡注誤附此條於房瑄請復兩京下

李暉爲劔南節度使

肅宗實錄明年正月甲寅以暉爲劔南節度使蓋暉已受上皇命而肅宗申命之也

上皇欲誅延王玢漢中王瑀救之

明皇雜錄賀蘭進明之初守北海也城卑不完儲儲原積於外

寇又將至懼資其用進明遂焚之適有寺人至北海求貨於進明不獲歸以損軍用聞於上遂詔罷郡守屬延王玠從上不及遣中使訪之而加刑焉會進明赴蜀遇使訪於路曰王罪不宜及刑願少畱於路使者感而受約既至蜀進明言於上曰延王陛下之愛子也無兵權以變其心無郡國以驕其志聞道於豺狼乃責其不以時至陛下罪之人復何望臣恐漢武望思之策將見於聖朝矣因遽馳使赦之謂進明曰俾父子如初卿之力也遂遣進明往靈武道遇延王進明馳馬以慰之王望之降車稽首而去肅宗謂之曰卿解平原之圍阻賊寇之軍而不以讒口介意復全我兄弟乃社稷之臣因授御史大夫今從舊傳

史思明陷清河博平

河洛春秋云蔡希德引兵攻貝州貝州陷攻博州五日城陷今

從肅宗實錄

張興守饒陽賊攻彌年不能下

此事出河洛春秋前云賊攻深州經月不下後云興戰守彌年而城池轉固蓋前云經月者今次攻城也後云彌年者并計前後之數也

二載正月張良娣李輔國譖建寧王倓上賜倓死

鄴侯家傳曰肅宗自馬嵬北行至同官縣食於土豪李謙家張良娣稱腹痛不能乘馬并小女寄謙家而去上卽位使人迎之

迎者或有它說建寧聞而數以爲言舊傳曰倓屢言良娣頗專

恣與護國

胡三省曰護國當作輔國

連結內外欲傾動皇嗣未知孰是實錄

新舊本紀皆無倓死年月列傳云倓死明年冬廣平王復兩京然則倓死在至德二

胡本二作元

載也按鄴侯家傳上從容言曰廣

平爲元帥經年今欲命建寧爲元帥則是至德二載倓猶在也  
又云代宗使自彭原迎倓喪故置於此

廣平王倓謀去輔國及良娣李泌止之

鄴侯家傳曰先公在內院未起輔國體肥重因近牀語遂以身  
墜先公先公素服氣乃閉氣良久而去按泌方爲上所厚恐輔  
國亦不敢擅殺今不取

李泌言以爵土賞功臣

鄴侯家傳曰泌旣與上論封爵之事因曰若臣者受賞與它人  
異上曰何故公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爲陛下  
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  
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皆令先公領元帥  
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上至至保定郡先公於本院